

有始而未能善终的 柳江大桥筹建工作

阙维端 吴 峻

柳州地处柳江中流，江水绕城而过，将市区分为南北两岸。附近各县物阜民丰，自古以来，柳州便是一个货物和木材集散的中心，亦为兵家必争之地。湘、桂、黔桂铁路建成后，更成为我国西南交通枢纽。抗战期间，柳州工商业逐日兴旺发达，市面繁荣，往来商旅云集。但有史以来，市内南北两岸交通，仅依靠一些落后的舟楫横渡，群众往返诸多不便，每年洪水泛滥期间，江面波浪汹涌，渡河很不安全，翻船事故，时有发生，死于非命者不知多少。而且在洪峰来临时，所有船只均无法往来，南北交通亦随之瘫痪，人民的生活和工作大受影响。抗战以后，北方大批难民迁移我市定居，部队来往亦多，军用物资调运频繁，市内人口猛增，南北两岸 交通往来 问题则更为突出了。原有的公路渡口，仅为汽车过渡而设，一般群众不能随便通过。不论军民等人，都为过河的困难而苦恼万分。再加上敌机经常来骚扰和轰炸，一遇警报，要过河找岩洞躲避，因过河不及而致牺牲的人为数也不少。

为了解决过河这个大问题，即由柳州军事当局的最高机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出面，架设两道浮桥。一道设在河南大码头，供来往行人通过；一道是车渡码头，专供车辆通过，但还是不够利用。后来又在窑埠码头增架一条临时浮桥，名义上是给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人员通行，后来一般群众也可以通过；暂时缓和了南北交通阻塞的状况。

浮桥的结构，初期是征用木材商的木筏架设的。这种结构承重力不大，如遇空袭警报，老百姓来往过密时，浮桥就会整条下沉，过往行人随时都有跌下河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不幸的事情发生，曾一度改用 53 加伦油桶作浮力架设，直至解放初期才改用船只做浮力架。

柳州自用浮桥作交通工具后，虽然暂时缓解了南北行人来往的拥挤问题，但仍出现很多麻烦，如晚间零时以后要拆桥，好让上下往来的船只通过，两小时后又要合桥。此外洪峰期间浮桥停止通行，有时来不及拆就被洪水冲断。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清晨，柳江河南岸发生了一起沉船淹死数十人的惨案，因洪水到来，南北交通由于拆了浮桥，人们过河，靠轮渡拍一拖驳运送。清早的头渡船人员最多，有学生、职工及做生意的买卖人等争先恐后地蜂拥而上，由于人多，拖驳负荷超重，船身失去重心，瞬息间倾覆下沉，全船好几百人随滚滚急流落入江中。有的在赵家井一带获救；有的在灯台山被打捞上岸，事后调查，约丢掉了几十条人命，这场惨案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而国民党当局并未给予罹难的家属抚恤和其他善后处理。

沉船事件发生后，老百姓提出许多意见，市政建设当局

有鉴如此，为了缓和群众的激愤，杜绝类似惨案再次发生，以保障全市居民过河的生命安全，遂动了筹建柳江大桥的念头。即由柳州驻军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与柳州专员公署专员兼市政建设委员主任委员尹承纲为首，报请广西建设厅批准，成立柳江中正铁桥工程处筹备处（简称桥工处），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阙宗骥（字德轩）为筹备处主任委员，梁杓（字斗堂）为副主任委员。该处成立于一九四二年元月，行政业务及技术规划均直接由当时柳州市政建设委员会领导。兹凭笔者记忆所及，将其机构人员情况简介如下：

主任委员：阙宗骥。副主任委员：梁杓

秘书：陈延之

总务组组长：莫馁 组员：陈一旦，黎民望，黎楚石、韦祖定、蔡焕昌、李泽生、
 李金奎（字长庚）

财务组组长：徐炳章 组员：黎炳枢、吴峻

工务组组长：康泰庄 工程师：曾瑞福

工务员：杨丰、过培根、陈树森、陈树钦

会计组组长：谢碧荫 组员：罗承绮、杨延洁、杜肇
 荣、陈智馨

勤杂工：罗志、许松、涂荣英、黄炳光、马建生等。

桥工处的经费由市政建设委员会拨出当时的花捐附加（即从烟馆、赌馆、妓院抽出的税款）供给行政办公、水电和职工生活津贴用款。至于工程材料费，除等待上级拨款支付外，另发行房地产奖券第一期奖券，每张20元关金券。于1942年6月30日在三民戏院（现新华书店课本发行处，在五角星

附近），当众摇珠开彩。本市商人林松廷（林蕴辉中奖）。中奖房地基在大南门菜市斜坡，即现在的柳江路六号。中奖者为了庆贺获彩，立即宴请桥工处全体员工，表示酬谢，接着第二期房屋奖券面额也是 20 元，于一九四三年元月一日发行，当年三月三十一日在慈善戏院（现今红会统战部对面）当众摇珠开彩。中奖者是来宾肖世英。中奖房屋在当时柳庆师范斜对面（现在中山东路 6 号）两期奖券得款，除用于建筑房屋开支的建筑费外，余款全部买了大桥钢材。正准备发行第三期房屋奖券的时候（奖品房已建好，地址是在龙家祠堂附近即现在中山东路 11 号柳州就奉命紧急疏散了。

桥工处原有两个办公地点，一个设在柳侯公园船厅内，在那里处理日常往来事务；一个设在五显庙码头（即现在大桥北端，亦叫覃连芳码头）的船上办公厅，进行河床钻探等工程事务。桥基河床钻探工程，原是市政建设委员会领导下的工程，后由桥工处继续承接这一任务，由工务员过培根负责。从南岸的光华码头开始，由浅及深，搜集了河床各部位的岩芯样品数百件，按编号顺序排列，分存保管，这些样品在疏散时，因沉船散失了。

柳州疏散是一九四四年秋，桥工处决定暂时 迁往 融县（即今融水），凡本处不愿随同疏散者，每人按原工资发给三个月遣散费。跟随本处疏散的，每月按原工资支付生活费。当时随处疏散的有主任阙宗骥（随家属 6 人）；总务组长莫馁（随家属 3 人）；财务组长徐炳章（随家属 9 人）；会计组长谢碧荫（随孩子 1 人）；庶务陈一旦（随家属 5 人）；单身职员蔡焕昌、吴峻、杨丰、杂工马健生、黄炳光、涂荣英。

等二十余人。共租三条大船。船主吴太和。租金1000元(关金)。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三日，全处职工家属乘船溯江而上。当船驶到柳城上游鼓锣滩的时候，因滩浅水急，河道狭窄，船工船主措手不及，船遭巨浪撞击，两边摇摆失掉重心，水涌入舱，行李杂物全被打湿，部分箱柜落于水中，好不容易由熟悉水性的水手打捞上岸。真是逃难又遭难！据说那地方是草寇出没之处。年迈的主任尤其担心坏人趁火打劫，当机立断在现场召开全处职工紧急会议，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职工人身安全。幸好时值中午，立即组织警戒。抽调壮年职员陈一旦持土制手枪指挥，在岸边巡视，家属们则开箱晒衣物。九月天气，太阳炎热，不多时，衣物全干，收拾停当，已是晚霞满天，大家始安心上船吃饭。晚间在船泊湾水深僻静处渡过了一夜。次日拨锚继续起航，而载钢材之船，负荷过重，不能同行，经商量决定，载人之船先行，其余两艘载钢材的船，派职员蔡焕昌、杂工马健生押船后走，当第一艘船平安抵达融县时，正值中秋佳节，明月当空，家属烧香膜拜祷告无恙，临时租赁了桥头街欧均祥商号为住处。可是蔡、马两人仍未见到来。中秋后三、四天，蔡才急忙赶到，报告途中船出事倾覆下沉，马健生不识水性而葬身鱼腹。处里花了不少钱，多方打捞均无下落，仅将部分捞起的钢材运到融县。那时桥工处副主任梁杓出任该县县长，几经交涉，才将剩余的钢材，存放在县府内。

在融县期间，主任与县长相互往来，并与当地绅士胡宇平、余维倾等结识，得到他们指引，寻找退路；并打听到主任往日同窗永乐乡知名人士刘毅，及其胞侄阙维雍在军校的

学生韦志明的地址，旋即派人前往联系。融县疏散时，全体职工家属收拾细软，雇工挑行李杂物，直奔永乐乡。承蒙刘绅士的热情接待，主任与其畅谈古往今来，非常投契，直至深夜亦不愿就寝，其目的乃是联络感情而已。因敌情紧张，刘绅士漏夜安排体力，拂晓时分启程，转往罗城龙岸，临行前由主任私人赠送一玉带砚给东道主，作为永久纪念，刘绅士感激万分。

由永乐至龙岸，约三十余里，均为山地，路经鹅颈坳，七上八下，道路崎岖，主任年迈行走困难，不慎滑下山坡，跌得头破血流。经临时用竹杠绳索扎的一台过山轿，抬往龙岸乡地栋村韦志明家，全体职工就在那里安家落户了。

桥工处迁龙岸后，由于经费有出无进，物价又不断上涨，只好将疏散所存余款，提出一部分在当地购买稻谷，按月发给职工口粮，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五年夏天。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本处立即筹划迁返柳事宜。八月下旬，主任率领全班人马，由龙岸往小长安，乘船过和睦直下柳州。当船只驶入柳江河时，沿江两岸看到的都是断垣残壁，街市变成一片废墟，原来柳州城已经面目全非了。

光复后的柳州，民穷财尽，短期内实无法重建家园。主任有鉴如此，立即上书请示省府，听候处置，很快接到批复：桥工处暂时停办，即将逃难后保留下的档案资料全部清点，当时由陈一旦、吴陵两人具体负责清理各样测绘仪器和原来准备第三期房屋奖的楼房一栋，一一造册移交给柳江县政府保管。到此柳江中的铁桥工程筹备处的全部业务即宣告结束。